



黎明之前



文明之前



創造社叢書

第二十九種

黎明之前

雙冰廬著

上海

創造社出版部

1928



黎明之前

1928 7 1 付排

1928 9 10 初版

1—2000册

版權所有

每册實價大洋四角

I

在這個宅院中，雜處着一些鐵路上的小工，人力車夫，搬運夫，和幾個失業的工人及流氓們。而其中最多數的，還是那附近鐵路機廠裏的工匠們。樓下臨街一行店房，開着二家店舖，一家是食物舖，一家是小小的零物舖。每當日落的時候，灰色暗澹的熟食舖內的一排排的長桌上，據滿了一些赤着腿的勞働者。其中多數是人力車夫，他們帶着滿身的汗水，在那裏

吃晚飯。人力車擠滿了店舖的門前，薰人的汗臭塞滿了狹窄的舖內。

那裏的街道比市內來得沉悶而且污濁，地上的石子異常的不平整，終年沒曾見過一位整齊的老爺們攜着他的愛人跑到這裏來散步。在這宅院的週遭，雖則沒有什麼可以引人注目的美點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景物足以供人遊賞；但當每天太陽的紅光陷入地平線下的一剎那，天空中格外顯得蔚藍。狹隘的街道，給兩面的住房遮得暗澹昏沉的午後，每家的炊烟從各個窗洞中的洋鐵管內，冉冉冒向街上。一陣陣灰白色的煤烟，把那沉靜而且安謐的街道，遮上一層淡青色的朦朧；熟食舖內時時發出一種令人沉醉的熟饅頭香。一陣陣濃白的水蒸汽，乘着蒸籠的蓋子揭開時衝將出來，籠罩了屋內的食客桌椅灰暗的牆角，以及屋外的行人車輛。

那裏的人人，都具有一付安閒的態度而相互調笑，閑談。工作了一天以後的勞動者，大都來這裏休息飽餐。院內的婦女們，也都走將出來閒望一回，談

些每日的家常。一些孩子們，羣集在街上奔跑，戲躍。

在這一種時候，確會使人感覺得一種異常的融洽與散佚的歡娛。天空是永遠清澄而且靜穆，在那裏似乎充滿了完滿的愉樂，人與人之間另具一種歡愉的同情。

這一種滋味，的確是非城市內所具有的呵！

薄暮的時候，太陽的光芒已經從地平線上落下去了，街上的陽光隱去後，黑暗從牆角間爬將出來襲擊了宇宙。於是這個世界就浸潤在一種乳青色的朦朧之中，微紅的煤油燈光，從各個窗戶中透將出來；炊烟和水汽漸漸地微澹地消散，幾盞淡漠的街燈，開始無力地閃着納悶的紅光。一輪淡澹的新月，從東邊的遠樹梢頭升起，街上異常地靜寂，祇剩幾條無家的野犬，拖着尾巴在四野遊行。天空中飛繞着哀號的暮鴉，微風帶着北地的凜冽的寒氣開始漾動起來。這時人們都已躲進了屋內，整個街道上充滿了死氣，祇有遠處一聲二聲野犬的狂吠聲，來突破這個沉寂。

一個瘦長的人影，如陰影似的在西邊的山脚下

閃動。他的身體籠罩在黃昏的薄霧中，如像懸在空中的傀儡，輕微地在盪漾，他的脚步走得非常之慢。他這一種靜穆而且孤僻的步調，對於週遭的寂寞到也非常的諧和，祇有道上不平的石子觸動着他的足趾，使他突然地驚覺了一下。但他總不把他的頭兒抬起來，他如像永遠被一種勢力支配着似的，屈服於這樣不斷的沉思中——他矜持着，非常小心地走向前去，似乎他自己的脚步的迴響使他恐懼，他正向着渺茫的前路逃避着冷酷的人生的追迫。

他穿過了青楊的叢林，踏着深秋的落葉，走向東山的麓下來。他沒曾注意到週遭的景物，靜穆地在一方山石上坐下了。在他的頭頂上有叢雜的稠密的蒼綠的松針掩映着。黑暗之幕影在他四週籠罩下來，他沒有覺得，他只是這樣靜靜地沉思着。

這時近處的海濱上送來了一陣陣澎湃的浪聲和北國的凜冽的冷風，夜鶯開始抖動着牠巨大的翅膀，在林木的密叢中囀鳴着尖銳的響聲。包圍着他的，完全是一付可怖的景象；但這對於他却沒有一點些微

的影響。

在長久長久的靜默之後，他才開始抬起頭來向着前面的那所宅院深深地環視了一瞥，但他並沒有起走動的思想，祇這樣一瞬的警視之後，他的眼光又漸漸地低墜了下來了。

夜色更厚重地低墜下來的時候，山裏散放着的羊羣一隊一隊從他的面前走過。咩咩的羊叫聲，雜沓的蹄聲，和牧人在後面的驅逐聲相應和着。一種閒適的中世紀的風味使他的心靈感覺到了一度優越的清新，不期而然的又把他的頭抬了起來，向羊羣注視了好一回。

正當他把頭抬起來時，一陣緩徐的冷風，向着他迎面吹來，把山麓間的樹頂推得層層起伏地波動着，並且帶給他一陣秋暮落木的蕭蕭聲。因了寒風的刺激和景物的感動，使他微微地抖悚了一下，於是他帶着一種不自主的煩亂而站了起來，並且深深地吸收了一口寒風帶給他的冷氣。

羊羣走完了以後，山麓間突然靜了下來，祇有林

木間的宿鳥掙動的啾啾聲和草叢間的小兔兒偷偷地嚼草的微響。這一切聲音並不能破除這寂寞，不過更形增加這週遭的陰沉和恐怖罷了。

終於他放慢着脚步，踏着枯黃的荊棘，沿着山麓向北走去；他的衣服擦着枯草，發出一陣駭人的巨響，使他覺得有些害怕起來。尤其是他的迂迴的脚步，觸着了細小的山石，石子向山麓間草叢中不斷地滾動，引起了山林間一聲靜肅的回響，這聲音使他深感到自己的孤獨而且淒清。

實在是一陣女子的戲謔聲，刺激着他的耳膜。他立刻怔住了，如一團繃縮了的刺蝟。他諦聽着，好像是在諦聽着一種天啓似的。

尖銳的女子的談話聲近來了，她們歡愉的喜笑中雜着模糊的語句。這一陣女子的聲音，很有力地擊入了他的心坎，引起了他的對於女子的狂熱的愛慕和美感的追求。他驚懼似的二眼瞪着聲音傳來的方向。

這是幾個山鄉中的少女，驅着幾頭粗魯的驢馬；驢馬的脊樑上，懸着一對巨大的竹筐，在濃黑的叢林

裏，沒有能使他辯認出她們的面目，但是那些少女們却已瞥見了他的黑影，立刻停止了談笑，加緊着步驟，口內不自然地呼嘯了一聲，在他面前擦過了。

瞬息的機遇過後，山麓間的空氣又沉入了原先的狀態。山女們的談笑，在遠處又響動起來，他只是靜靜地摸索着走向前去。在他的心中起了一陣深秘的熱情，一種縹渺的幻想在他的腦中盪漾着。

——啊，女子……這是女子！

但他又失望似地想道：

——啊，女子……女子……

他走出了叢雜的荊棘堆裏，踏上了山麓間的小道。他好像失去了一件珍寶似的，他的心不斷地猛搏着他的胸腔，他的腦髓發着熱，他好像要去追求這已遺失的女性的美感，和他腦海中幻滅的情緒。

他帶着沉悶的感想，混亂的思維，隨着脚步的自由，一直向北走去。

——女子……啊，女子……

那雖未見面的女子們的談笑聲，已夠使他的心

靈陶醉而忘我了。他用力跨着他的脚步，使得他的脚步的回響佈滿了週遭。好像他要把這一種力量將世界上一切的女子統統踏死，或則是一切的女子正赤裸着肉體躺在地下，讓他來踐踏一個痛快。

女子在他的心靈中是一種太深秘了的東西，這一種可望而不可接的東西是對於他太難解了，假使他能有一種權力可以操持一切的話，他非把所有的女子一齊毀滅，就是摟着每個女子吻一個痛快。

在不自覺中，他已走入了一條比較平整的煤屑的大道。灰澹的街燈閃着橙紅的光芒，街道上昏沉沉靜幽幽地沒有幾多行人。一個守街的警士如木人般呆立在那裏。他怔了一怔，把胸脯向前一挺，直着撞了過去；警士帶着偵察的目光向他凝視了一下，立刻又轉過身去走開了。

穿過了一段靜僻的荒地，他走到了一家別墅的後面，在那裏沒有一個人甚或一隻狗來驚動他。在他的頭上密密地蓋着槐樹的細枝和留戀在樹上的枯葉。他站住了，並且倚着那家別墅的矮圍牆；四週昏

黑得很，天上已厚厚地蒙上了一層雲翳，太陽下山時的一彎新月，早就隱入了雲幕的深處。這時什麼都幽暗着，祇有別墅的窗櫺中射出來的電光，映着稀疏的白楊樹葉，呈一種零亂的閃光。

他從身邊摸出一支劣等的捲烟來點上火狂吸起來，長久長久只是噴着烟圈消遣。一會兒又邁着大步來回地走動起來，沉悶的週遭，煩亂的內心，使他的手足沒有一刻休止。他時時探望着矮圍牆內的高大的樓房，恨恨地向牠吐一口濃重的捲菸的白烟。這時風開始盪動起來，把他頭上的樹頂抖動得索索地發響，好像有一件不可預知的惡運將降臨，現在正在樹叢間佈下了迫害他的預兆。他開始覺得懼怯起來，他的二眼向四下探望着，耳朵緊張着，就是一片枯葉落下地來的微響，也會使他疑懼到是那不可預知的災害的襲來，幾番使他不能忍耐而想要立刻離開這裏。但他終於又站住了沒有走，他相信他所期待着的機遇立刻就會到來的。

但是這個機遇終於還不來，他祇是諦聽着，諦聽

着；裏面沒有開門的聲音，也沒有人走出來，祇有從樓窗裏送過來一陣陣不斷的打牌聲和婦女們的戲謔聲。

他不斷的連吸了三支捲菸，恐懼和煩亂困頓着他，使他疑惑起來。他斷定她是不會出來會他的了，於是他對於她的以前的情愫根本懷疑起來，並且詛咒起一切女子來。但他仍是不走，雖則他已經明明斷定她是把他忘了，她決不會出來會他的了。不過他却又這樣想：或許她會就在這個時候出來的，啊，我不能不再等待一下。於是他仍繼續着他的吸煙，踱步，恐懼和煩亂，他靜靜地似幽靈般在樹影中轉動着，期待着。

——再等一刻……再等待一刻鐘！

他這樣自約着，但他沒有錶，這個一刻鐘，不過是由他的臆斷罷了。他就這樣一刻一刻繼續下去，誰都沒有知道他等待了多少時候。他却在這暗地裏發明了一個消遣的法子。他在林木深處找到了一塊石子，這一塊石子正好頂在他的脚心上，於是他由這一

塊石子的地方向前走，走了十步路，重新又向後轉，再走十步路，回到原來的地位，看這一塊石子是否仍踏在他的腳下。假使那塊石子仍舊在他的腳心下時，那麼她是會出來的。於是他就用心地虔誠地來回走動起來，在他心中默數着一二三四……。真是湊巧的很，他一遍一遍惟恐失慎地走着，石子却時常會不歪不斜地踏在他的腳下的。但是她呢？她却還是不會出來。不過這一種自家欺騙自家的行爲的確幫助他消磨了半個鐘頭。

後來他對於這樣的行動連自己也失笑起來了，於是他又頹然地倒下了，把前身倚在短牆上。他的鬱悶的胸懷，使他的呼吸緊促起來，並且更加緊了他的疑慮。他很想高呼起來，他想用一種暗號來使她知道，或則就簡直喊着她的名字叫她出來。但他究竟是爲來幽會的，這是被人視爲卑鄙的行爲，而且她是一個婢女，而他自己是一個工人。假使這一種行爲被人家知道了時，他一定要被捉去當罪犯懲罰，所以他仍然忍耐着。

別墅內的後門突然打開了，放出一道耀眼的電燈光來，照映着牆外的樹木。他小心地恐怖地如行竊的偷兒一樣躲在一顆樹身的陰面，只伸出一個頭來窺探着。

——呵！女人，這是一個女人……一定是她了……

於是他的心絃十二分地緊張起來，血潮飛快地奔騰着。但是門又立刻掩住了，燈光也消滅了，沒有給他充分的時間去辨認這個女人是否就是她！

一陣脚步聲向他這裏走近了，他這才斷定了是她，因為別人不會到這裏來，在這樣的黑夜。

走來的的確是她，她走近了矮牆邊，扶着鋼鐵的圍欄輕輕地咳了一聲嗽；於是他聞聲從樹後奔了出來，趨向她去。這時矮牆的小門已經鎖住了，把他們倆內外隔着。

——你來了半天了吧？……今天趙太太來打牌，到現在我才能得空出來一回……呵，我終於出來了……